

春分是个节日

□ 马俊

自打我记事起,就知道了一年之中有个“春分”。小时候还不懂24节气,我以为春分是个节日。因为每到春分,母亲和父亲都会像节日来临时那样,用一些活动和仪式营造出一种气氛。

母亲翻着墙上的日历,对父亲说:“日子过得真快呀,春分到了!”父亲一边低头收拾着农具,一边说:“我早知道今儿是春分!每年都是咱家的桃树刚长出花骨朵,就到春分了,不用看日历,错不了!要我说,田里的花儿草儿虫儿鸟儿就是日历。春分到,小燕子也就到了,下雨时有了电闪雷鸣。春分不用写在日历上,土地上都写着呢!”母亲听完父亲讲的这些,开玩笑说:“就你懂得多!我看你就像是田里那些小虫儿,知道春夏秋冬,还懂这些节气。”父亲嘿嘿一笑说:“跟土地打交道,当然最懂这些了。”的确如此,父亲最明白土地传递的每一个细微信息。

母亲说:“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今儿咱们去给麦子浇水。”父亲说:“嗯,让孩子们都跟着,天暖了,让他们在田里撒个欢儿。”我开心得蹦起来:“我要去下地啦!还有,干完活儿,能放风筝吗?我要把哥哥做的瓦片风筝带上!”母亲笑眯眯地说:“能,春分放风筝正当时!”哥哥却撇着嘴对我说:“看你你美的,你下地又不干活,春分就是干活的时候,你的课本里不是说了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天不好好干活,哪来的收获?”

田里已经是一派生机勃勃。父亲为了干活方便,索性脱掉了鞋子。他赤脚走在田埂上,对我们说:“脚下不凉了,暖和着呢。”我怀疑父亲故意用这样

的方式来与土地亲密接触,不然他怎么满脸喜悦的样子?在父亲看来,与土地肌肤相亲,才能表达他的情感。母亲、父亲、哥哥开始忙碌了,我在一旁打下手,帮忙递个农具什么的。放眼望去,春天的土地上到处是人,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了,田野里更加有生气了。

母亲一边干活,一边跟父亲商量祭祖的事。我的家乡都是从春分开始祭祖。正因为如此,在我的印象中,春分跟清明一样,也是节日。

另外,春分这个节日还有一些欢乐的节目呢。比如放风筝,劳动之余,家人会陪我一起放风筝。春分还有“竖蛋”的游戏,母亲每年都要做。每当把鸡蛋竖起来,我和哥哥就会欢呼雀跃。

对我来说,春分真的是个节日。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春分是一个与劳动、播种、祭祖、游戏有关的节日。

一尊塑像看世界

一千年,时间的心脏
跳动着
一千年,目光的肩膀
抬举着

是一尊塑像,真实的塑像
是一个人,真实的人在
万人空巷的水洛城
在高楼耸立的水洛城

戍边卫国
瘦金的史书和石碑
太过静寞,太过简略
大家看:今天,正月十二
庄山浪水,波澜壮阔

或许
你没有想成为一尊塑像
你坚定守护民众的安宁
这时候民众就是土壤
你是种子

(刘本木)

春风

春风是王安石曾经用过的
一支大画笔
一笔下去
大河上下,大江南北
顿时泛出了新绿
树木庄稼小草都
争先恐后地扭动着腰肢
画笔再轻轻一点
鲜花
再也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嗖嗖一声绽放出了

春风好似贺知章用过的
那把剪刀
剪掉了春笋的外衣
让它探出了尖尖的小脑袋
特别是把柳枝上的柳叶裁剪得
犹如少女的长发
婀娜多姿轻抚水面

春风是风筝和小鸟的羽翼
宏大的志向插上了向往的翅膀
高鼎和孩子们
放飞的那些儿童纸鸢
和小鸟一起扶摇直上,
翱翔在辽阔的蓝天

春风是春耕春播的总动员
犁把锄头欢快的咀嚼着土地的芳香
水稻棉花秧苗欣喜的亲吻泥土,
把茁壮成长的梦想告诉田野——
丰收的欲望长满田间

(张香成)

偏爱于春

晨曦倾斜,春风便有了旨意
落入花丛,草芽与村庄
唤醒沉睡的大地。布谷鸟催促着
早起的农民,吟唱春的乐章
寒霜逐渐褪去,桃花弥漫山野
粉红的,炽热的,晃动着季节的藤蔓
一个人收拾起行囊
在初晨与暮色里漫步,怀揣期许
迎春花的枝头,嫩芽吐露
花香与绽放都是对春意的赞美

(廖庆国)

站在三月的田埂

农历里漾起的涟漪
走在三月的田埂
与不期而遇的春风撞个满怀
拔节麦苗分蘖的暗示
习惯了田垄上父亲的咳嗽
把故事的结局隐匿得深深深深
以至于,每一次回首
总有殷实的期待,挂在春天的脸庞

水域漾荡的熠熠光芒
沾染了绿树环绕的村庄
朴素的乡村气息
习惯了一种朴实无华的美丽
把一幅优美的画卷展现得栩栩如生
以至于,不经意的回望
总有恬静和安宁,浮现在脑海中

是谁站在三月的田间地头
习惯了在风景如画的村庄流连忘返
把田野,小桥流水描绘得淋漓尽致
以至于,每一次捧读
总有一种心旷神怡,在琴瑟蠢蠢欲动(丁梅华)

一棵老桃树

它的一半枝条已经干枯
在春风里空着
另一半枝条
开着稀稀落落的花朵

它还没有长出绿色的叶子
有些苍白的花瓣
还没有凋谢
幼小的桃还孕育在花萼
没有长出来

摇摆在这个春光里
它努力把所有的枝条
举在风中
像一个已至迟暮
仍心有不甘的母亲

(良木)

梅

积攒一个冬天的明艳
忽地,在我身边绽放
看见了,你的笑在闪耀
也听见了,风加速的心跳
在料峭的春寒里
却还是,这般从容不迫
千百次,在我的面前走过
带走了,我最激烈的寂寞
最喜,你的那片红色
藏着,醉人的羞涩

(杨向东)

一畦春韭绿

□ 汪志

活后,仍念念不忘的还是“春韭菜”。每当春天来临,农贸市场上有“春韭菜”出售时,我都要买不少回来,炒、烫、凉拌等,还腌制一些。妻子也变着花样在“春韭菜”上做文章,不是包“春韭菜”肉馅,鸡蛋饺子,就是油炸“春韭菜”盒子,做汤面片时还少不了调些“春韭菜”,味道更鲜。而吃得最多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烫韭菜,“春韭菜”烫熟后用凉水过一下,洒上少许食盐,再倒人一些香醋,吃起来比肉还香。

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们全家去给乡下的岳家帮忙春播,中午吃饭时,儿子问他外公:“爷爷,今天我们全家来干活,中午啥好吃的呀?”外公一笑:“给你们准备了干面一碗,韭菜一汤。”等饭菜端上餐桌,除了每人一碗干捞面,还有一大盘烫韭菜。儿子问,爷爷,不是韭菜一汤吗?外公一笑,今天太忙,只能凑合着“韭菜一烫”了。虽然只有一盘烫春韭,但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还是把这一大盘烫韭菜一扫而光。

“韭早春先绿。”春韭为韭菜中的佼佼者,其根白如玉,叶绿似翠,清香馥郁,味道尤为鲜美,是春季养生绝不能错过的应季蔬菜。韭菜的吃法很多,如清炒韭菜,溜滑,糯香,大火煸几下,即可,民间有俗语,叫“韭菜面孔,一伴就熟”。春韭炒鸡蛋,草根经典,韭菜“翡翠”,鸡蛋“金黄”,韭菜素荤兼备,鸡蛋亦荤亦素,两相激发,鲜而腴,色香味绝配。还有春韭炒虾仁,春韭炒蚬肉等等,每一品都鲜美极了。

“韭早春先绿。”脾性寡淡者,还以春早尝春韭,清纯又时宜,不妨多吃哦。

两棵药材树

□ 汤运来

小时我们居住的房前有两棵药材树,一棵迎春花,一棵厚朴。儿时的大好时光,大部分是与这两棵树相依相伴的。

残冬时节,迎春花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正悄悄地孕育着蓓蕾,铺天盖地的大雪还没来得及光临村庄,它的身上已挂满了粒粒无瑕的雪球,开始仅有小字毛笔头大,在寒风的摇晃下,渐渐有了母指般大小,像一群振翅欲飞的白蝶降临到了树上。迎春花不畏严寒,提前传递春的信息,本应被赞美的言语裹得喘不过气来,可它开花不是为了炫耀,供人观赏,而是把蓓蕾奉献给治病需要它的人。它是一种名贵的药材,药名叫做辛乙花,须在含苞待放的时候采摘,等它花枝招展后,药性就大打了折扣,中看不中用了。每到迎春花将绽,父亲放下手中一切活路,小心翼翼地将迎春花蕾采摘下来,烘干后背到当地供销社去卖,破例给带回几颗糖,使得我们对白蝶降临到迎春花树上成了一种期盼。

迎春花树的旁边,有一棵厚朴。阳光穿过交错的树叶,落在地上,白亮得像一块干净的镜子,召唤着我们去树下乘凉。坐在枝叶繁茂的厚朴树下,耳朵里灌满了知了的叫声,像是从天空砸下来的。知了从迎春花树飞到厚朴树,从厚朴树飞到迎春花树,欢快地叫着。开始是一只叫,紧接就是一群叫,越是阳光灿烂,知了叫得越欢,声音此起彼伏,很是热闹。为了捉住一只知了,我们在两棵树之间来回地奔跑。歇得高的,只得爬树去捉,你还没爬上去它就飞到另一棵树上

了,你再爬,它又飞。知了捉不到,气得抱着石头猛砸厚朴树,想通过振动,让知了从高处飞到低处来。这时,站在门前的父亲怒喊着,砸树干什么。后来知道了,厚朴树皮也是名贵的中药材,它的皮肤看上去与迎春花树皮大体相似,尝一尝才有天壤之别。父亲呵护厚朴,源自于厚朴树生长长期极慢,物以稀为贵。父亲说,等厚朴树长到两尺粗了,就砍倒后剥皮卖,为我们添置好多好多的新衣服。我们常常在父亲的许诺中,顺势躺在树下,任芳草的清香一点点沁入肺腑。

砍掉迎春花树和厚朴树的时候,做厚朴买卖的比比皆是。一张再涨的厚朴皮把药材贩子引到了我们家,使得我们高价卖掉了这棵厚朴树。后来的药材贩子不见厚朴树,却惊奇地发现迎春花树皮与厚朴树皮极为相似,于是迎春花树也只能无力地抗争……

没有了这两棵树,总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好长时间,我会盯着那不复存在的两棵树发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搅得我心神不宁。总觉得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两棵树,而是情同手足的好友,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人和草木的亲关系,也许在于相互感应相互依赖相互关照,人不过是种生命而已,就像那些草木的生命枯荣。人若以此心善待自然,也必然得到自然的回报。

如今,砍掉的两棵杈苑上又长出了小树苗。看着枝叶绿叶在风中婆娑,我仿佛自己也是一棵树,静静地站在那里。

北大西门外的报刊亭

□ 张鑫

到北大读书已经半年多了,刚到那,古色古香的西门外那座独特的报刊亭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住在北大西门外的研究生公寓畅春新园,每日进出校园要经过西门,每次都要经过西门外的这座报刊亭。

入学时正是金秋九月。西门外,游客们排起长长的队伍,喧嚣地等待着在北大西门拍照。长长的游客队伍后面,这座报刊亭就静默地安然地立在那里。报刊亭左右两侧撑起了巨大的货物架,上面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各种杂志。远远望去,这两扇货物架像是报刊亭张开的色彩绚丽的巨大翅膀,而货物架上整齐摆放的每一本杂志,都是翅膀上色彩斑斓的羽毛。第一次见到这座报刊亭的时候,我惊讶于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街头还有这样气势磅礴的报刊亭,它为传统的纸媒坚守着一片璀璨的星空。

从对面远望这处报刊亭,只见亭子四周黝黑粗壮的槐树撑起巨大的绿冠,树叶也分成了嫩绿、淡黄、黄绿、翠绿等不同的颜色层次,变化丰富,仿佛音符跃动着。赭黄色的虎皮墙内和墙外的槐树区分出明显的层次,整体上看,围墙外的槐树叶子颜色要更深,而围墙内的槐树叶子显得更浅更嫩。报刊亭身后是低矮的围墙,这处布满不规则花纹的矮墙区隔出校内的静谧和校外的喧嚣。报刊亭的正后方,是一片繁茂的青翠的爬墙虎。绿油油的爬墙虎从校内的墙根出发,一路高攀,爬到了墙顶短暂停留后,便又从墙顶倾泻到了墙外。这一片爬墙虎像是绿色的瀑布,壮观而雄浑,为赭黄色的围墙增添了许多趣味,也为这处报刊亭提供了绝佳的背景。

报刊亭就矗立在这茂盛的槐树下,位于赭黄色的虎皮墙和翠绿的爬墙虎瀑布前。在我童年时期,还多见报刊亭的身影。在我家乡所在的小城,报刊亭还有实体存在,只不过所谓的报刊亭已经和报刊毫无关系,成了饮

料、香烟、零食等货物的销售窗口。而北大西门外的这座报刊亭,仍然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报刊亭,它所售的货物只有两种,一种是报刊,另一种就是清华北大的纪念品。这家报刊亭的老板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看样子有六十多岁。他们会不时地招呼往来的游客,售卖书签、笔记本、校徽等纪念品。时而有游人驻足在报刊亭前,他们或是被琳琅满目的报刊吸引,或是把清华北大的文创捧在手中细细把玩。

我走近这家报刊亭,仔细地浏览货物架上的每一本杂志,阳光透过槐树叶之间的缝隙在杂志上洒下细细碎碎的斑点,它们跳跃起舞,身姿翩跹。架上的杂志种类繁多,左侧架子上的杂志以文学类期刊为主,包括《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北京文学》《散文》等著名的纯文学期刊和《读书》《书城》等学术杂志。窗口正下方的横放的架子上,摆满了各类报纸和文创产品,摆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日报》等主流报纸。我曾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每次有文章发表时,我都会满心期待地来这里购买几份报纸,那散发着墨香的报纸在我眼中仿佛就是光彩熠熠的宝石,璀璨绚烂。这里的文创产品也是类型丰富,有清华北大的明信片、书签、钥匙扣、冰箱贴、笔记本、帆布包、文件夹、背包等诸多产品。最右侧的立起的货架上,多是各种兴趣爱好类杂志,涵盖生物、天文、历史、时尚、女性、军事、地理、文博、旅游、钓鱼、汽车、体育、健身、摄影等不同的领域。此外,畅销的《读者》《意林》《青年文摘》等大众杂志也被放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如今,在不少城市,报刊亭多难觅踪影,而以销售报刊为主,并且涵盖的报刊种类如此丰富的报刊亭,更是凤毛麟角了。这座报刊亭静默地矗立在北大西门外,虔诚而孤独地为传统纸媒坚守着一方天地。

因为常去报刊亭购买杂志,我与老板熟识了起来。

聊天时得知,夫妇两人是郑州人,和我是河南老乡。他们经营这处报刊亭已经几十年了,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这里。尽管如今购买纸刊的人比起十年前已经少多了,但还是会有人时不时地来这里找各类报刊。夫妇两人都不是性格特别外向的那种人,甚至稍微有些木讷,他们不会主动与你挑起聊天的话题,但言语之间,你能感受到他们的那份淳朴和真诚。从他们的嘴里,自然说不出为纸媒坚守一片天地这样的话,他们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该做的事,服务好每一位前来购买报刊和纪念品的顾客。

我和他们开玩笑,是不是因为这里是北大,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来购买报刊的读者。阿姨点头微笑。说是玩笑,其实也是事实,正是因为北大这样的中国文化的中心和人文精神的高地,有着一批批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和一批批潜心读书、渴求知识的青年学子,这家报刊亭才能在纸媒式微的互联网时代依旧如狂风中的野草般倔强而顽强地生存下去。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座报刊亭也为无数北大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热爱文学的师生们在这里接触到《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顶尖的纯文学期刊,畅游在美妙的文学海洋,他们当中不乏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批评家,想必无数著名的学者和作家都曾驻足于这座报刊亭前,心中满怀对新刊的期待。兴趣广泛、各有所长的师友们也纷纷在这座报刊亭前流连,满怀欣喜地捧回自己所钟爱的最新杂志。更有数不胜数的人们从这里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关注国家大事,阅读精彩理论文章,在畅享精神大餐的同时也为飞速逝去的每一个平凡日子留下了最珍贵的纪念。

这座报刊亭已经矗立在北大西门外,静默地陪伴着北大走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在未来的日子里,想必她也将继续和北大携手,走过一个又一个晨昏昼夜、春夏秋冬。